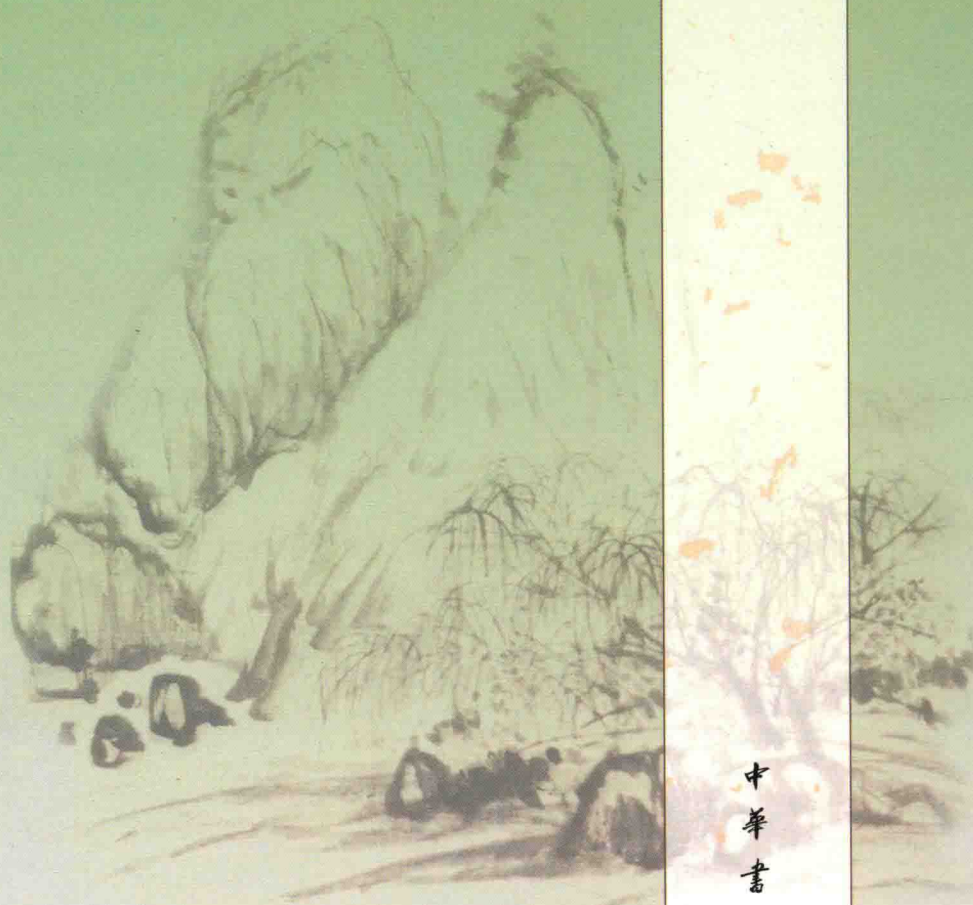


駱鴻凱 著

文選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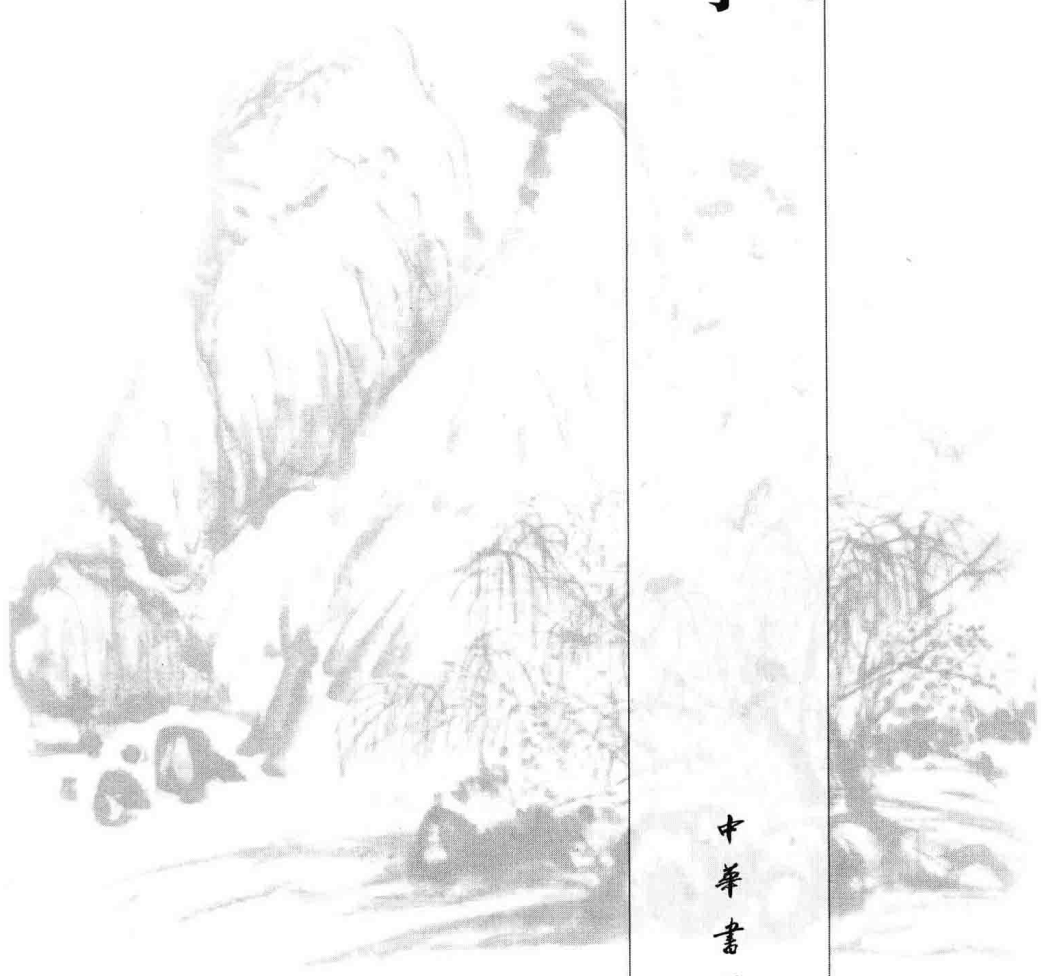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



駱鴻凱 著

文選學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文選學/駱鴻凱著. —北京:中華書局,2015.3
ISBN 978-7-101-10109-6

I. 文… II. 駱… III. 《文選》- 古典文學研究 IV. I20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074951 號

書 名 文選學

著 者 駱鴻凱

責任編輯 馬 婧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版 次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張 23½ 插頁 2 字數 441 千字

印 數 1-20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10109-6

定 價 88.00 元

叙

叙曰：研治選學，厥塗有二。李匡乂資暇錄，辨寒鼈與芳蓮。^①邱光庭兼明書，訂雲窠與藻梲。^②腳麟之賦，旁證說文。^③天鷄之問，博涉爾雅。^④以及繚紉同互，^⑤骨母爲胥。^⑥張釋卿之殊，^⑦桓譚譚拾之誤，^⑧莫不甄明異同，是正違失。此考據家之所有事也。清暉望舒，續紛入用。王孫驛使，雅故相仍。^⑨翠流之詩，則冥合乎茂實。^⑩紫脫之表，則

- ① 李匡乂資暇錄曰：曹植樂府“寒鼈炙熊蹯”，李氏云“今之臘肉謂之寒”，復引羊淹鷄寒爲證。又李氏以上句“膾鯉膾胎鰕”，因注詩曰“魚鼈膾鯉”，五臣遂改寒鼈爲魚鼈，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啟“寒芳苓之巢龜”，五臣亦改寒爲鼈，何以對下句之膾邪？
- ② 邱光庭兼明書曰：靈光賦“雲窠藻梲”，臣向曰：“梲，叉手也。”不依爾雅之文，臆爲其說。且上文枝撐即叉手也，何得更以梲爲叉手，違經背義，乖繆之甚。
- ③ 方以智通雅曰：漢武帝獲麟，實鹿之異者。相如賦曰“射麋腳麟”。此麟并州界有之，大小如鹿。羅願指此爲麟，皆本說文。
- ④ 楊大年談苑曰：淮南張佖知貢舉，有進士白試官云：“爾雅天雞有二，未詳孰是？”佖不能對，亟檢爾雅釋蟲有鵪天雞，釋鳥有鵪天雞。江東士人深於學問，有如此者。
- ⑤ 繚紉見西京賦注。
- ⑥ 骨母見七發注。
- ⑦ 張釋卿見宦者傳論注。
- ⑧ 桓譚譚拾見廣絕交論注。
- ⑨ 陸務觀老學庵筆記曰：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方其盛時，士子至爲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
- ⑩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陸務觀記東坡詩“兩朵姣紅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愚按嵇叔夜琴賦云“新衣翠粲”，李周翰曰：“翠粲，鮮色。”李善注引子虛賦“翕呷翠粲”，揖曰：“翠粲，被衣聲。”其義一也。以鮮明爲翠，乃古語。案錢大昕養新錄云，說文：“淖，新也。”與翠同音，故謂鮮新爲鮮翠。

影寫乎麗章。^① 岑文本擬劇秦之篇，^② 白太傅襲詠史之句。^③ 此則詞章家之所有事也。前者主於徵實，後者謂之課虛。^④ 事雖相資，功有偏至。自古善用選理以入文者，唐有子美，宋有景文。子美熟精選理，景文小名選哥，又嘗自言手鈔文選三過。近人李審言著書，於杜詩證選，考之已詳。景文之集，箋者闕如。間嘗取而誦之，閱瞻則高齋學士之選，淵洽則江都記室之遺，字必有徵，采非徒縟，歐公以札闢譏之，非知言也。談苑楊大年稱李商隱爲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獮祭魚。當時治選學者，蓋亦莫不如是。王若選腴，蘇易簡雙字類要之屬，^⑤ 大都文人薰香摘豔，矜爲枕祕，以備貧糧。斯事雖細，亦有裨於文用，未可以鉅釘薄之也。今之所述，首叙文選之義例，以及往昔治斯學者之塗轍，明選學之源流也。末篇所述，則以文史、文體、文術諸方，析觀斯集，爲研習文選者導之津梁也。遠自姬錄，訖於梁初，時更七代，人逾百二。玄圃積玉，擷其菁英。鄧林千枝，標其靈秀。藝苑矜爲瓊寶，英髦奉作準繩。昔劉彦和言，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詞，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斯歟。戊辰十一月長沙駱鴻凱自叙。

-
- ① 方以智通雅曰：王融曲水詩序：“紫脫華，朱英秀。”文選注，瑞草也。宋人進芝賀表用之。
- ② 困學紀聞曰：岑文本擬劇秦美新，雖不作可也。班孟堅典引師其意，南豐說非異師其辭。案南豐說非異一篇，見聖宋文選，長洲顧氏錄入南豐集外文。閻若璩疑“非異說”三字有誤，蓋未見曾氏原文。
- ③ 洪邁容齋續筆曰：左太沖詠史詩曰：“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白樂天續古一篇全用之，曰：“雨露長纖草，山苗高出雲。風雪折勁木，澗松摧爲薪。風摧此何意，雨長彼何因。百尺澗底死，寸莖山上春。”語意皆出太沖。
- ④ 張之洞輅軒語曰：選學有徵實課虛兩義。考典實，求訓詁，校古書，此爲學計。摹高格，獵奇采，此爲文計。
- ⑤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選腴五卷，以五聲韻編輯文選中字。文選雙字類要三卷，摘取雙字以類編集。

目次

叙	1
纂集第一	1
義例第二	8
源流第三	29
體式第四	82
撰人第五	102
撰人事跡生卒著述考第六	117
徵故第七	129
評騭第八	169
讀選導言第九	197
餘論第十	223
附編一 文選分體研究舉例	
論	249
書牋	290
史論	305
對問 設論	316
附編二 文選專家研究舉例	
陸士衡	325
顏延年	347
任彦昇	352
賈誼	357

選學書箸録	364
後記	馬積高 369
再版後記	371

纂集第一

文籍日興，散無友紀，於是總集作焉。或以防放佚，使零篇殘什，並有所歸；或以存鑒別，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斯固文章之品藻，著作之淵藪矣。總集之存於今者，以文選爲最古。鴻篇鉅製，垂範千秋。然溯其起源，最初選集列代之文以成一書者，當自晉杜預之善文始。隋志杜預善文五十卷。杜書早亡，而據史記李斯傳集解引辯士隱姓名遺章邯書云“在善文中”，則知其蒐采頗廣。聖賢群輔錄、章懷後漢書皇后紀注並有徵引，又知其于選文之外，頗涉作者生平。是誠文選之薈蕪矣，其後繼之而作，則有李充翰林論。其書至隋僅存三卷，隋志：翰林論三卷，晉李充撰，梁五十四卷。按史通論贊篇評沈侯宋書謝靈運傳論云：此正可爲翰林之補亡，是李書傳至隋唐僅有存者。今已全亡。其題爲論者，謂於纂集之外，復有評騭之言，以明去取別裁之意也。嚴氏輯全文，掇拾遺佚，尚得論文數條。載全晉文五十三。今補益一二，並錄如下。

木氏海賦壯則壯矣，然首尾負揭，狀若文章，亦由未成而然也。

文選海賦注引

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文選百一詩注引

或問曰：如何斯可謂之文？答曰：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可謂成文矣。

潘安仁之爲文也，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

容象圖而讚立，宜使詞簡而義正。孔融之讚楊公，亦其義也。

表宜以遠大爲本，不以華藻爲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

諸葛亮之表劉主，裴公之辭侍中，羊公之讓開府，可謂德音矣。

駁不以華藻爲先。世以傅長虞每奏駁事，爲邦之司直矣。

研求名理，而論難生焉。論貴於允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成文矣。

在朝辨政，而奏議出，宜以遠大爲本。陸機議晉斷，亦名其美矣。

揚子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乃計其勝負，比其優劣之義。文選劇秦美新注引

盟檄發於師旅。相如諭蜀父老，可謂德音矣。

依上所列，可知充書所選之文，蓋以沈思翰藻爲主，故極推潘、陸，而立名曰翰林。且既錄文辭，復標選旨，體例亦善，可爲文選之先河矣。論中所舉之文，如木玄虛之賦、應休璉之詩、孔文舉之書、潘安仁之賦、諸葛公羊叔子之表、嵇康之論、揚子雲之符命、司馬長卿之檄，文選俱有之。隋志列摯虞文章流別文章流別集六十卷、志二卷、論二卷。爲總集之始，隋志云：“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衆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採摘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下各爲條貫，合而編之，謂之流別。是後又集總鈔，作者相繼。屬辭之士以爲覃奧而取則焉。”雖不免數典忘祖之嫌，然其書分集與志、論三種：集者所選之文，志者作家之略歷，而論則自述論文之微意也。歷代選家誠未有似此詳備者。惜其書至隋已殘，嚴氏輯全文僅得論十許條。載全晉文五十七。今亦沾補一二，並錄如下。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序，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詞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功德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爲呂律，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已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

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旨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詞，敷陳其志。前世爲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詞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於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詞過壯，則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詞人之賦麗以淫。

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謂之詩。古有採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以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墉”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世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爲之。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

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爲客主，先言出輿入輦歷痿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晏安之毒，厚味暖服淫濯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導引，蠲淹滯之累。既設此詞，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色聲逸遊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辨士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爲匡勸，雖有甚泰之詞，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有詞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嗚呼，揚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簇，豈不謂義不足而辨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於勸也。

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當作二十五官箴而傳於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彌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爲之解，署曰百官箴。

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繁，亦有由也。質文時異，前既論之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爲揚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之器，銘之嘉者，有王莽鼎銘，崔瑗机銘，朱公叔鼎銘，王粲硯銘，咸以表顯公德。天子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鐘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爲銘，自山河都邑，至於刀筆平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論潤色，言可采錄。

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見於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爲孔子誄。

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爲之哀辭。哀辭之體，以哀痛爲主，緣以歎息之辭。今所爲哀策者，古誄之義。

若解嘲之弘緩優大，應賓之淵懿溫雅，答旨之壯厲忼慨，應問之綢繆契闊，郁郁彬彬，靡有不長焉矣。

古有宗廟之碑，後世立碑於墓，顯之衢路，其所載者銘詞也。

圖讖之屬，雖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縱橫有義，反覆成章。

幽通精以整，思玄博而瞻，蔡邕玄表擬之而不及。金樓子立言篇引。

王粲與蔡子篤、文叔良、士孫文始、楊德祖及所爲潘文則作思親詩，其文當而整，近乎雅矣。古文苑注八引。

以上叙論各體，原流粲然。文選一書，若詩、若頌、若賦、若七、若箴、若銘、若誄、若哀辭、哀策、若設論、若碑，各體有之。賦如幽通、思玄，詩如王粲與蔡子篤、文叔良、士孫文始，設論如解嘲、賓戲，文選亦併入錄。選序所陳之義，又與流別論大旨宛爾符合。則摯氏是書，真可爲文選之前導矣。

此外總集之書，依隋志所錄，尚有文章流別本十二卷，謝混撰。續文章流別三卷，孔寧撰。集苑四十五卷，梁六十卷。集林一百八十一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二百卷。集林鈔十一卷，集鈔十卷，沈約撰。梁有集鈔四十卷，邱遲撰，亡。

集略二十卷，撰遺六卷，梁又有零集三十六卷亡。文苑一百卷，孔道撰。文苑鈔三十卷。斯皆承流而作，輝映藝林。雖其書湮沒，體例無徵，而晉、宋、齊、梁間總集之盛，要可概見矣。昭明太子生于其世，沿時代之風尚，踵昔賢之成規，乃集文選，以行於代。梁書本傳云：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母曰丁貴嬪。初，高祖未有男。義師起，太子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於襄陽。高祖既受禪，有司奏立儲副。高祖以天下始定，百度多闕，未之許也。群臣固請。天監元年十月立爲皇太子。時太子年幼，依舊居於內，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太子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能諷誦。五年二月庚戌，始出居東宮。太子性仁孝，自出宮，恒思戀不樂。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於國學。十四年正月朔旦，高祖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翠蟬纓綏，至是加金博山。太子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遊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賦之，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高祖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衆經。普通元年，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至德所感焉。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東宮禮絕旁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意以爲疑，命僕射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鏡歌輟奏，良亦爲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兼慕，請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諸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解，宜終服月。於是令付典書遵用，以爲永準。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高祖遣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比于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食。”太子奉勅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高祖又勅曰：“聞汝所

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比更無餘病，正爲汝如此，胸中亦圯塞成疾。故應強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雖屢奉勅勸逼，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某所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即就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間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爲常。於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侯慚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少時勅賜大樂女妓一部，略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討，京師穀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改常饌爲小食。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有流離道路，密加賑賜。又出主衣綿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貧凍。若死亡無可以斂者，爲備棺槨。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郡、吳興、義興三郡民丁就役，太子上疏諫止，高祖優詔以諭焉。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三月，寢疾，恐貽高祖憂，勅參問，輒自力手書啟。及稍篤，左右欲啟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薨。時年三十一。按西曆五百零一至五百三十一。高祖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謚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爲哀冊文。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惋愕。京師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氓庶及疆徼之民，聞喪皆慟哭。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英華集二十卷，按隋志云：古今詩苑英華十九卷。昭明與湘東王書云：往年因暇，搜采英華，上下數十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爲精覈，亦粗足諷覽。文選三十卷。按隋志云：文選三十卷。隋

志又有文章英華三十卷。

此可以明昭明之生平與其著述矣。正序之文，英華之選，既共玄經而覆瓿，隨江東之劫灰，惟文選獨存。當時撰次，或昭明手自編訂，或與臣僚綴緝，史無明文，末由深考。惟其一時文士若王規、殷鈞、王錫、張緬、張纘、並見梁書王規傳。劉孝綽、王筠、殷芸、陸倕、到洽諸人，並被賓禮；並見梁書王筠傳。其爲東宮官屬者，若謝舉、謝覽、張率、陸倕、劉孝綽，皆嘗掌東宮管記；到沆、劉苞、陸襄，則爲太子洗馬；徐勉領中庶子之職，明山賓居學士之位，以上並見梁書謝覽等本傳。皆屬一朝上選。昭明選文，或相商榷。而劉勰傳載其兼東宮通事舍人，深被昭明愛接；雕龍論文之言，又若爲文選印證，笙磬同音。是豈不謀而合，抑嘗共討論，故宗旨如一耶。明楊升庵考之不審，乃以簡文所置之高齋學士，誤爲昭明聚文士以集選，相沿至今。吾友鄭石君及今人高氏均駁正之矣。高閬仙氏文選李注義疏云：王應麟玉海卷五十四引中興書目曰：文選，梁昭明太子蕭統集子夏、屈原、宋玉、李斯及漢迄梁文人才士所著賦詩騷七詔冊令教表書啟牋記檄難對問議論序頌贊銘誄碑誌行狀等爲三十卷。原注曰：與何遜、劉孝綽等撰集。楊升菴外集卷五十二曰，梁昭明太子統聚文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固、孔爚、鮑至十人，謂之高齋十學士，集文選。今襄陽有文選樓，池州有文選臺，未知何地爲的。但十人姓名，人多不知，故特著之。步瀛案：王象之輿地紀勝京西南路襄陽府古迹有文選樓，引舊圖經云：梁昭明太子所稱，以撰文選。聚才人賢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筠、孔爚、鮑至等十餘人，號曰高齋學士。升菴之說殆本此。而改王筠爲王固，是也。然此說乃傳聞之誤。昭明太子當居建業，不應遠出襄陽。考襄陽於梁爲雍州襄陽郡。梁書簡文帝天監五年封晉安王，普通四年由徐州刺史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雍州刺史。南史庾肩吾傳曰：初爲晉安王國常侍。至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防、徐摛、王固、孔爚、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是高齋學士乃簡文置而非昭明置。則襄陽文選樓，即果爲高齋學士集所，亦屬簡文遺迹，而無關昭明選文也。大抵地志所稱之文選樓多不足信。揚州文選樓今在江蘇江都縣東南，或云曹憲以教授生徒所居。池州文選閣在今安徽貴池縣西，則後人因昭明太子祠而建者也。升菴狃於俗說，不能據南史是正，而反誦十學士姓名人多不知，陋矣。

義例第二

總集爲書，必考鏡文章之源流，洞悉體製之正變，而又能舉歷代之大宗，束名家之精要，符斯義例，乃稱雅裁。翰林流別各有論文，以見選錄之意。文選則不別撰論著，而惟以一序揭其義例，語簡而義賅，蓋元凱春秋經傳集解序之類也。錄之如左：節錄學海堂諸生張杓等十人注，間加補正。

式觀元始，眇觀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此上言未有文字。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書契不作於伏羲，此蓋因仍古文書傳序文，不及是正。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賁卦彖傳文。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椎輪即椎車，椎車無輻，合大木爲輪，其形如椎，故謂之椎。無輻不曰輪，故正名爲椎車。今謂椎輪，散文可通也。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上句言大輅因已成之車而增飾之，下句言層冰沍寒，失本來之形，而加之凜冽。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此上序文字肇興源流寢廣之意。宋書謝靈運傳論曰：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詞人才子，文體三變。

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從此至不可勝載，序賦之源流。賦爲六義之一，故引詩序文發端也。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以荀、宋以來作者，對三百篇以上作者言，故曰今也。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言荀不言屈者，昭明以屈子之騷，當別爲一類，荀卿有禮智諸賦，故舉之也。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謂子虛、上林二賦也。二賦昭明列畋獵類。而序云述邑居者，以上篇述雲夢，下篇述上林，皆言苑囿也。戒畋游，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

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紀事如潘岳藉田、西征諸賦，詠物如王褒洞簫、馬融長笛諸賦，風雲如宋玉風賦、其後陸機白雲、浮雲二賦，草木如孫楚菊花賦、王粲柳賦。魚蟲禽獸如摯虞有觀魚賦、傅弈蟬賦、禰衡鸚鵡賦、顏延之赭白馬賦。諸賦有人選者，有不入選者。

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從此至“自茲而作”，序騷之源流。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愜，臨淵有懷沙之賦，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賦之源雖本於詩，而實始於騷。屈原爲詞賦之祖，故別叙入，但名騷不名賦，後人所以有擬騷諸作，是騷於賦究自爲一類。

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語本詩序。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禮記樂記曰：“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鄭注曰：“濮水之上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南。”從此至又亦若此，序詩之源流，兼言詩頌之同異。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退傅謂韋孟，降將謂李陵也。孟事附漢書韋賢傳，有在鄒詩。陵事附漢書蘇建傳，其與蘇武詩曰“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故曰“河梁篇”也。四言五言，區以別矣。任昉文章緣起曰：四言詩始漢楚王傳韋孟，五言詩漢騎都尉李陵與蘇武詩。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三字詩漢安世房中歌、郊祀歌諸篇。九言詩，今所見者，宋謝莊明堂樂歌白帝一首爲最先。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序頌語本詩序。詩大雅烝民篇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漢魯峻碑作“穆若清風”。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來聘，請觀周樂，爲之歌頌，曰：至矣哉。”舒布爲詩，既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若此。如彼指古詩之頌，若此指今頌贊之頌，體又不同。

次則箴興於補闕，從此至“蓋云備矣”，序各體文之源流。各體既繁，作者不一，故祇釋其義，或舉其名，不復言始自何人，與序詩賦異也。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溫潤，美終則誅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指事蓋七類，如七發說七事以發太子是也。三言八字之文，三言八字，疑即文章緣起所謂“離合體”也。古微書引孝經援神契曰：“實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是三言之文也。後漢書曹娥傳注引會稽典錄邯鄲淳作曹娥碑，操筆而成，

無所點定。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薑白。”是八字之文也。孔融四言離合體實本於此。篇辭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陶，堦也。周禮太師職鄭注：“匏、笙也。”考工記曰：“畫續之事雜五色，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

余監撫餘閒，居多暇日，從此至“大半難矣”，序所以選文之意。歷觀文囿，汎覽詞林，未嘗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七代，周秦漢魏晉宋齊也。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大半難矣。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表，豈可重以芟夷，加之翦截？此序所以不選六經之意。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選，又亦略諸。此序不選諸子之意。

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辯士之端，從此至“亦所不取”，序不選戰國策及兩漢奏疏之意。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邱，議稷下，李善注曹植與楊德祖書引魯連子言曰：“齊之辯者田巴辯於狙邱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旦而服十人。”仲連之卻秦軍，見史記魯仲連傳。食其之下齊國，見史記酈食其傳。留侯之發八難，見漢書高帝紀。曲逆之吐六奇，見史記陳丞相世家。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

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同異，方之篇翰，亦已不同。此序所以不選史之意。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篇什謂文章之單行者。雜而集之。此因集內有史傳、讚論、序述諸文，故申明其入選之意也。

遠自周室，迄於聖代，都爲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

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此附言分體類之意。自賦至祭文凡三十八，（今仿宋胡刻本書首目錄，書下奪移一行，當補。）而文分隸其中，所謂“各以彙聚”也。賦自京都至情凡十五類，詩自補亡至雜擬凡二十三類，所謂“又以類分”也。而每類之中，文之先後以時代爲次，如賦之京都類，先班孟堅、次張平子是也，詩之各類中，先後間有錯出，崇賢皆訂其